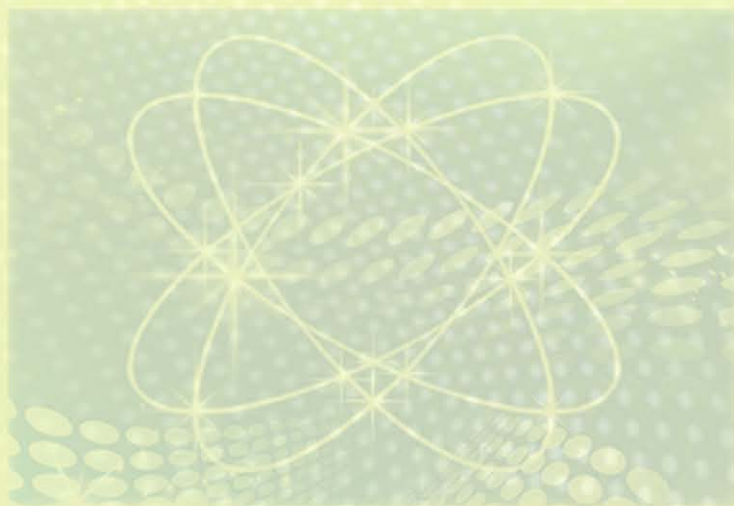


铸警



目 录

一	小家雀难敌老家贼	001
二	叠被也是一门学问	007
三	是锥子早晚会露尖	012
四	爱尢蹶子疑是良驹	016
五	该用脚时必须用脚	021
六	风吹帘动牵扯心动	026
七	再好的玉也有瑕疵	031
八	跪乳反哺表现天性	036
九	漏屋逢雨雪上加霜	040
十	绝代双骄不仅是菜	045
十一	人非电扇光吹没用	050
十二	猪往前拱鸡向后刨	055
十三	细节有时决定成败	061
十四	直钩钓鱼属于太公	067
十五	令人惊甚于令人喜	072
十六	恋爱中没有铁三角	077
十七	雪堆深处扒出女尸	083
十八	首次破案藏喜寓悲	088
十九	林子大什么鸟都有	095
二十	走背运并非主旋律	100
二十一	机遇偏爱有备之人	105
二十二	苍蝇不叮无缝鸡蛋	111
二十三	中烧妒火是炼狱火	117

二十四	爱的本意没有对错	123
二十五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128
二十六	情剑伤人都是内伤	134
二十七	世间没有免费午餐	140
二十八	生活中勿学王二小	146
二十九	倒反西岐必有神沙	152
三十	怎就一个“爱”字了得	158
三十一	煮熟的鸭子也能飞	164
三十二	狐狸猎手早晚过招	169
三十三	干着急凉锅烙饼子	175
三十四	身处旋涡容易迷路	180
三十五	假货大潮也有好的	186
三十六	打不尽豺狼不能走	191
三十七	情场比战场难把握	196
三十八	吃野食也是高素质	202
三十九	距离近更易产生美	208
四十	拔出萝卜会带出泥	214
四十一	一半天使一半野兽	220
四十二	色魔的路通往地狱	226
四十三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232
四十四	生死较量原本无常	238
四十五	腥风血雨生离死别	244
四十六	苍山洱海情债难还	250
四十七	一样女人两种命运	256
四十八	桑榆知情重在晚节	262
四十九	爱有所属心有所归	268
五十	亲情不能大于王法	274
五十一	尾声	280

一 小家雀难敌老家贼

公元1998年8月31日，这是高校新生报到的日子。

在辽东市郊区一条蜿蜒起伏的柏油路上，一个年轻人孤独地向前走着。他留着寸头，高鼻梁，面无表情，一双大眼睛显得有些茫然，身上斜背着一个装着一些日用品的兜子，穿着一身深蓝色的牛仔服，双腿机械地交替前行。他一会儿望着前方不远的山脉，一会儿望着四周起伏不平的地势和不规则的小块田地里长着的各式各样的庄稼。不知是天热，还是走得热，或许是他内心烦躁，只见他满脸通红，身上穿的牛仔服已经有了点点汗渍。

他的脑子里如有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麻，头绪众多，感慨万千。但是他发觉自己越是不愿去想的东西，就越不自觉地往外冒，挥之不去，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一家人的矛盾发展到了顶峰。父亲要求他必须报考公安院校，而且还不准去外地，非得报考本市的省属警专；而他自己则是一百个不愿意，原因是自己的估分读本科没问题，为什么偏要读大专？自己喜欢理工科，为什么偏要让他当警察？他不解，他委屈；而母亲呢？既说服不了父亲，也劝不了儿子，被夹在了中间，整天唉声叹气，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于是一家人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僵局。

他知道，作为第一批录取的公安院校，体检比较严格。他决定做点儿手脚，让这一关通不过，看父亲还有什么话说。

检查视力时，他一顿乱指，女大夫冷眼看着他，一句话没说；在查听力的时候，他有意装听不见，所答非所问，一个岁数大一点的男大夫看了他一眼，就让他出去了；要量血压了，他到外边跑得满头大汗，一个老大夫给他量了半天，却一点也不惊讶，招手唤下一个人进来；化验肝功是不让吃东西的，可是他早上起床时，偷偷吃了一块面包，又喝了一袋牛奶。

在做完了这些手脚之后，他心里窃喜，以为自己以退为进的手法很高明，既能瞒天过海，又可顺理成章。他确实得意了好一阵子。可是当他看到爸爸那张久

经风霜的脸，依旧是那么沉着冷静，照样是那么毫无表情，他的心里又打起鼓来，正如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一般。果然，他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体检结束后，自己的体检表上的结论竟是“全部正常”！

他没想到父亲神通广大，愣把“浑身是病”的儿子变成了“身体健康”。他怨医院的大夫缺乏职业操守，不敢坚持正义；他悔自己年轻，办事无经验，不懂得过犹不及的道理，把自己弄得既看不清，也听不见，肝功有病，血压过高，简直就是一个废物，原来是自己出卖了自己。思前想后，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小家雀斗不过老家贼”，事到如今，只好认命了。再闹下去，自己就会弄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罪名。

于是，就有了今天——自己凄凉地走在了父亲为他选择的道路上。

这时，一辆奥迪轿车“嘎”的一声停在他的身边，一位戴着墨镜的司机，从车上跳下来，很有礼貌地问了一声：“小兄弟，我打听一下，警专是否在前面？还有多远？”

“就在前面，不远了！”他漫不经心地朝车里看了一眼，回答着。

司机说了声“谢谢”之后，上车鸣笛，轿车飞驰而去。

这时，又有几辆出租车鸣着喇叭，有意放慢速度，从他身边开过，那意思是在询问他是否打车。他摆手谢绝，一个人固执地走着。

等他来到了警专的大门前，这里已经是车水马龙了。他用眼睛的余光，不屑地打量着这所刚落成不久的省警察专科学校。只见大门口设立了双岗，主楼前红旗招展，校园里不时地传出阵阵锣鼓声。从大门到主楼的道边，则排列着整整齐齐、着装规范的学员队伍，看这架势是在欢迎新生入学。另外还有专门人员负责指挥进出车辆，校园秩序显得井井有条，忙而不乱。再向里看，主楼后面是一片山坡，山坡上有几栋排列整齐的楼房。单从外表上来看，这所学校虽占地不广但是却干净整洁，楼房不算高但却很有威严，迎接新生的场面不算大但却很热烈。

学校的对面，是一片比较开阔的山坡地带。因为此地过去比较偏僻闭塞，当地人以鸡鸣为作息时间，故得名“鸡鸣岭”，有十几户老百姓依着山坡祖居在这里。此时已是下午，日影西斜，有几缕炊烟袅袅升起，偶尔能听到几声狗叫。一条小溪从很远的山上蜿蜒而来，溪水直穿过对面的漫长地带，流向远方，肃静之时，能够听到潺潺的流水声。细细看来，还有几头猪在那里溜达，东拱拱，西看看，甩着尾巴晃着头，好不自在；几只小山羊或立或卧或追逐奔跑，嘴里嚼着嫩嫩的青草，一声接一声地叫着“娘”，好不快活；鸭子和鹅在水面嬉戏，有的捉食，有的沐浴，有的对天嘎嘎乱叫，有的展翅横越水面；有几个六七岁的小孩儿，在自家门前玩耍，无忧无虑。

年轻人的心显然和这和谐的环境相悖。他手里拿着录取通知书，若有所思，欲进又止。他已经在门口徘徊了很久。很多人和车已经陆续离开，马路上和校门口显得有些冷清了，新生报到和接待的工作已经接近了尾声。

此时，一辆越野车由远及近开来，停在了学校大门一侧。一个中年人从车上跳下来，东张西望地寻找着，忽然他发现了这个年轻人，几步跑了过来，一把拉住他的手，急急地喊道：“我的天哪！耿直，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急死我了！”

被称为耿直的人，也吃了一惊：“舅舅，你怎么来了？”

“你妈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是你开学的日子，你爸没时间送你，你妈又赶上有案子来不了，让我来看看你。给你打手机，你关机。我又给学校打电话，人家说侦查系就你没报到，你说你急人不急人？我真怕你再出什么幺蛾子！”

“舅舅，我都不急，你急什么？我关机是不想麻烦任何人！”

“话是这样说，但是你看看，哪家孩子不是几个家人陪着一起来报到的？再说了，你妈说你打车来的，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报到呢？”

耿直不以为然地回答：“我想好好看看这里的风景！”

“拉倒吧，这里又不是什么名胜古迹，有什么好看的？耿直，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事到如今你就认命吧，我想你走这条路不见得就不对，因为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也许这个职业更适合你。所以，你的目光要看得远一些，别和你爸弄得太僵了，适可而止吧！”

他边说边看时间，说：“赶紧去报到吧，一会儿黄花菜都凉了！”说罢拉着他的手，硬塞给他两千元钱。

耿直看着舅舅，深情地说：“舅舅，就你对我最好了！”

“别说了，爹亲叔大，娘亲舅大。我这个当舅舅的虽然帮不了你别的忙，但你要用钱，尽管和舅舅开口。另外，你也别怪你爸，他有他的打算，我相信他不会坑自己儿子的！”

耿直看着舅舅，默默地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当他们走进大门，只见欢迎的学员队伍正在撤回。当他办完手续，已经快到五点了。一位教官模样的人说：“耿直，你是侦查系最后一个报到的人！”

换好了迷彩服，送走了舅舅，耿直来到了他住的宿舍。这是一个八人房间，分上下两层铺。他还没来得及看看同寝室的几个人长什么模样，就听到走廊里一声哨响，紧接着就是一声高喊：“开饭了！”

所有的新生都站好队，来到了餐厅。放眼望去，好家伙，足有几百人，还有四十多名女生。餐厅里的每个餐桌旁共坐八个人，一般都是一个寝室的。餐桌中间摆放四个菜，周围摆上八个盛满米饭的饭碗。等大家都站好了以后，有人喊一声：“坐下，用饭！”

耿直一看，这几个菜太平常了：尖椒炒土豆片、白菜炒干豆腐、花生米、干煎黄花鱼。这要是在平时，他一定不吃，可今天他已经走了十几里路，觉得饿极了，加上人多，吃饭也热闹，于是他和其他人一样，谁也不管谁，来了个风卷残云。

晚上，侦查系全体新生在教室里开了一个短会。会议由一个四十多岁的男教

官主持。只见他肩上戴着三级警督的肩牌，精神抖擞，声音洪亮。他大声说道：“同学们，我叫隋刚，是你们侦查系98级队长！”说完，他向四十名学生敬了一个标准的举手礼，大家还以热烈的掌声。

他接着说道：“你们经过严格的高考和体检，现在已经正式成为我们警专的学员，踏上了从警生涯的第一步。我要告诉你们，要想当好一名警察，有两点必须做到：一是服从；二是忍耐。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大家响亮地回答。

只有耿直小声嘟囔着：“什么严格体检，我看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再说了，谁愿意当警察了，自作多情！”

这时，只听隋刚大声说道：“现在我讲一些关于你们着装和仪表方面的要求。具体是：头发不过寸，不许染烫，不许穿高跟鞋，按规定着装；寝室里不许悬挂任何照片、图片和镜子。”接着他给每个人发了一张纸，上边写的是物品摆放和宿舍管理的有关规定。

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现在我宣布一项决定，任命肖文斌为学生队长，凡是不在我在的时候，由他代行职权，大家有没有意见？”

学员们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然后七嘴八舌地就嚷开了：

“学生队长应该选举，我们在高中的时候都是这么做的！”

“对呀，我们都不认识，凭什么呀？是不是有关系先入为主啊？”

“你都任命了，还问我们干什么？”

“肃静！”隋刚挥挥手，示意大家坐好，然后说，“我看了你们的档案。肖文斌在高中时是学生会主席，预备党员，高考成绩你们中间第一，来自农村。人民警察头一条讲的就是政治建警，依据这些条件，所以我才任命他做学生队长的，别人谁的条件能和他比？”

大家听罢，都不作声了。

他看大家都不作声了，这才往下进行：“每个寝室为一个班，任命班长一名，负责日常管理。401寝室赵辉；402寝室韩建；403寝室李大鹏；404寝室王野；405寝室耿直！”

话音刚落，耿直站了起来，喊了一声：“队长，这个班长我不当！”

“为什么？”

耿直大声说道：“报告队长，我学习成绩不好，又不是预备党员，家在市里，也没有当过学生干部，因此我当不了！”

隋刚一看，便知道这是一个刺头儿，心里说道：不识抬举，别人想当还不一定能当上呢，你敢在这里立棍拔横，让我下不来台，看我怎么收拾你！但他转念一想，凡是在这种场合敢如此放刁的学生，怕是有一定来头，如果硬碰硬，说不准自己会很难堪。

于是他说：“之所以挑你们几个当班长，主要是因为你们几个头发短，符合我

们的要求。你不当也好，405寝室有没有自告奋勇当班长的？”他连问数声，竟没有一个人回答，他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于是他拿过点名册，喊道：“李志强！”

“到！”一位长得很帅气的小伙子站了起来。

“你来当班长怎么样？”

李志强一想，人家都不当班长，我当有什么意思，这即使不是别人嚼过的馍，也是剩饭，我吃了也不香，弄不好还会让人耻笑。于是他说：“报告队长，耿直刚才说的四条我有同感，当班长不适合！”

隋刚一听，这是冲我来的，看来这帮学生还真不能低估。于是他说：“那你就暂时代理吧！还有，在两天内，头发长的同学都要剪，标准嘛，就按耿直的头型！”

晚七点，又是一声哨响，值班队长喊了一声：“新生各班班会！”

405寝室，八个人坐在床边，大家七嘴八舌开始相互介绍，彼此认识。耿直对李志强说：“李代班长，你先介绍一下，以便我们大伙了解，你好领导我们开展工作呀！”

其他几人跟着起哄，鼓掌。

李志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看着大家说：“当这个代理班长，是队长硬赶鸭子上架，绝不是我有当官瘾。我是本市所属东岭县一中的学生，离这儿五十多里，父母是工人，家境嘛……也就一般……”

刚说到这儿，就见耿直冷笑着说：“小子，水贼过河，甬使狗刨；都是老中医，别给我开偏方。不说实话，怕我们朝你借钱是不？”

李志强有点尴尬，挠挠后脑勺，磕巴着说：“我说的……是实话。”

耿直一针见血：“你要是家境一般，能坐奥迪来报到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李志强不解。

“来的时候，一个戴墨镜的人向我打听路了，管我叫兄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人应该是你父亲，你应该管我叫叔叔！”

大伙儿一听都高兴了：“好哇！咱们的寝室出了一个富二代，还认了一个叔叔，从今以后，我们吃穿无忧了！”

同学们一阵起哄，李志强的脸有点儿发烧，同时他也暗暗吃惊。他想起了中午来报到时，父亲下车问路的情景。当时他在车上，用眼睛余光，看到这个年轻人，只是向车里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难道说他就这么清楚地记住了我？看来他肯定是“喝了磨刀水的——锈（秀）气在内”。

轮到耿直介绍自己，他说：“我是市内非重点中学的学生，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勉强考上警专。父母都是当老师的，学费都是我妈借的，连打车的钱都没有，报到时走来的，这一点李志强可以作证！”

李志强同情地点点头，说：“看来这寝室咱俩是老乡，你别总想着占我便宜，你要知道，当大辈儿，没好事儿，以后你要多关照我！”

耿直不依不饶：“你要认我当叔叔，我还不一定干呢！现在，你就职演讲已毕，应该尽地主之谊，别让弟兄们空欢喜，是不是把你的小仓库打开，犒劳犒劳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好为当官的卖命！”

看热闹的人就不怕乱子大，其他几个人一阵欢呼。

李志强没办法，情知逃不过耿直的眼睛。于是他自认倒霉，从床下拽出一个大兜子，打开拉锁，拿出一堆小食品。什么烤鱼片、小香肠、鱿鱼丝、牛肉干啊等等，统统分给了大家，众人边吃边唠，气氛一下子融洽了很多。

借此机会，李志强悄悄地问耿直：“你为什么当众顶撞队长，坚决不当寝室班长，是不是有什么原因？”

耿直回答道：“我不但不愿当班长，我还不愿当警察呢！谁让咱家没能耐，谁让我考那么点儿分，没办法，这才替我爸来扛长活！”

李志强点点头，表示理解，又问道：“你报到了，就应该接受现实，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应该好好干，让你当班长有什么不好？”

耿直眨了眨眼睛，凑近他的耳朵，神秘兮兮地说：“我来时算过命，先生告诉我说，要特别注意门牌号。你看过一部电影叫《405谋杀案》吗？我们寝室正好是此号，我担心对寝室班长不利！”

李志强半信半疑，整个人如坠五彩云中：“真的吗？我也有点儿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当班长没事儿了，那我怎么办呢？”

耿直告诉李志强：“你是代理班长，还不是正式的，不在此范围。”

李志强若有所思，小声地说：“那我就永远也不转正！”

这正是：马不拉车硬按头，除非暗向曲中求。

雏鹰展翅鸡鸣岭，叱咤风云水倒流。

二 叠被也是一门学问

清晨六点，校园内响起了嘹亮的起床号声。

所有新生清一色身着迷彩服，有序地来到了教学楼和宿舍楼之间的操场西侧。他们按照刑事侦查、治安管理、交通管理、刑事技术、战术指挥、狱政管理、信息管理等系别，在各自指定位置的旗杆下站好队，每个学生队的队长在喊着口令，指挥各队的学生按个头高矮排成三路纵队。站在操场东侧的是大二的学生，此时他们正在忙于文化课程的学习。他们身着橄榄绿警察服，头戴大檐帽，胸前佩戴的是学生标志的警号和警徽，肩章是“大光板”。由于大三的学生正在准备离校实习，参加这次升旗和早操的只有新生和大二两个年级。

升旗仪式很庄严，护旗手、升旗手、小型仪仗队成员都是大二学生，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刚健有力，这一切出乎新生们的意料。

在简单的跑步之后，各系分开。

隋刚让刚走马上任的肖文斌把侦查系新生带到二级操场，并让大家面对两块大标语牌站好。他快步来到队伍前，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地说道：“各位同学，请大家抬头，认真地看看这两块标语牌！”

大家抬头望去，只见左侧是“从严治警”，右侧是“从严治校”。

隋刚接着说：“大家听好了，现在我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警专是在省警察学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几年来，我们凭借着自身的努力，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品牌，去年被公安部教育训练局授予公安系统样板单位。这个成绩的取得，主要依靠我们的三项成果：第一是我们的军事化管理，主要表现在内务卫生的整洁方面；第二是我们的军事化训练，表现在我们的队列、会操、散打和擒拿格斗本领的过硬方面；第三是我们的专业课教学内容以及毕业生的优异表现。把这三个方面汇总到一起，就是四个字，叫作‘育警铸剑’。目前，你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是我们的警专的一员，我们学校以及全体教官和管理人员的任务和使命，就是在三年的时间里，把你们打造成党和人民手中的一把利剑。也就是说，将来从我们这个校门走出去的每一个学员，都是好样的，没有孬种。特别是侦查系的学生，我们的

目标是要把你们培养成我们学校的尖子和龙头，刚才站队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我们侦查系是排在第一位，这绝不是吹出来的！”

他说到这儿，用目光扫视一下在场的每一位学员，看见大家的表情各不相同。有的惊讶，有的首肯，有的怀疑。

于是他接着说：“不管你们怎么看，如何想，我们有我们的规定和要求，这一点别的系我管不着，你们也不要和他们比，正所谓特殊的职业，必定有特殊的要求；特殊的队伍，就会有特殊的纪律。现在我宣布几项命令：第一，从今天开始，全校新生要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全封闭式的军事训练，主要进行队列训练，希望大家要有一个思想准备，我们的口号是，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第二，严格内务管理，定期不定期检查，主要是叠被和物品摆放，要求不能比你们的学长差，我们实行操行量化考核，以一百分为基础，做好做坏实行加减分；第三，有手机的同学，一会儿可以和家里通个话，告诉你们的父母，我们这里有纪律，不许探望，不许打电话，也不休息，谁要受不了，可以打报告，申请退学。如果有特殊事情，可以打系办和学生处电话。一个小时候，所有手机一律上缴封存！”

在场的四十名男同学，几乎都知道警专训练狠，但没承想狠到这个份儿上。虽然他们都是男孩子，但几乎家家是独苗，来报到时，家长们前呼后拥，难舍难离。又怕孩子受苦，又怕孩子遭罪，千叮咛，万嘱咐，一路护送，就像幼儿园开学似的。学生中有的人，甚至离开家一天就有点想家了，不是吃得不习惯，就是睡得不舒服；有的想周末回家改善生活；有的想休息几天去见女朋友；有的想休息时用手机和亲人沟通。

当大家听到隋刚的三条决定，犹如晴天霹雳。

“又是命令，我们也不是当兵的，怎么对我们总下命令呢？”

“这也太没有人情味了？我们来这儿上学，又不是出家！”

“我看这就是鸡鸣岭劳改大队，拿我们当犯人了！”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发着牢骚，队伍顿时乱成一锅粥。

“都别说了，这是命令。谁要受不了，可以申请退学。再说了，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凭什么到了你们这儿就受不了？谁受不了站出来，我给你办手续！”隋刚猛地一顿呵斥，大家都不出声了。

早飯后的学习安排是整理内务、打扫卫生、爱校教育、校内劳动。

肖文斌奉命收手机，犹豫了好半天，他想起了来报到时父亲对他的叮嘱：“小斌啊，你记着，我们是农村的孩子，到了城里要处处小心，你没听老人们说吗，‘城里的孩子，乡下的狗’，那厉害得很，打架动刀的很多！”刚和大家认识，就当队长，许多人明显表现出不服，特别是耿直，队长都敢顶，我又算得了什么。现在让自己收手机，这明显是个得罪人的差事儿，因此他小心翼翼，说话低声，脸上带笑，并用小本记好名字。学生们还是比较听话的，有手机的基本都交了上去；李志强从兜子里拿出一部手机，毫不在乎地递给了他。

肖文斌来到耿直近前，小声问道：“你的手机呢？”

耿直反问道：“你认为我必须手机吗？”

肖文斌也没在意，乐呵呵地说：“我以为一般人都有，你没有说明你不是一般人，这下我也有同盟军了，我也不是一般人，也没有！”

耿直接着说：“那咱俩就是贫雇农了！”

事后，耿直和李志强说：“肖文斌的笑是假的，皮笑肉不笑，就像太监似的，令人起鸡皮疙瘩。一看这人就是一个胆小鬼，还当过学生会主席，还是什么预备党员，八成是花钱买的吧？”

李志强未置可否，只是做了一个“莫要高声”的动作。

新生的一切事情，都需要自己动手去完成：叠被、洗衣服、刷鞋这些是自己分内的事情；拖走廊、冲厕所、打扫分担区这些公共场所的卫生任务，需要整个楼层或全校学生排班完成。有的系新生人数多，分到人头上的活儿相对就少一些。侦查系的新生少，只好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按照隋刚的话说，不能和其他大学比，这是为了锻炼他们；在劳动量问题上更不能和其他系比，这是为了打造他们。

耿直心里想：原来多干活儿是偏得，这是什么逻辑，自欺欺人！

新生最难做的事情就是叠被。每个人的被子都是新发的，要求叠出棱角来。大家在叠被过程中，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用棍支，有的用板压，有的用屁股坐，弄不好还像一个刚出炉的面包。耿直干脆把叠好的被子当枕头，一会儿，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隋刚和肖文斌检查内务走了进来，李志强急忙叫醒了耿直。耿直睁开眼睛一看，同寝室的七个人已经站在地上，于是便懒懒地从床上坐起，不解地问道：“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

大家都不作声，只是看着他乐，有的人还朝他挤眉弄眼的。

隋刚冷冷地问道：“耿直，人家都在叠被，你在干什么？”

“报告队长，我也在叠被！”

“我分明看见他们在用屁股坐被，而你却在睡觉。”

“队长，你看见的是现象，其实我在用头压被，这和醒与睡无关！”

“按照你这种说法，你莫非拿自己的头当屁股了？”

“不是，是他们把屁股当头了！”

大家听完队长的话刚要乐，笑容还没有绽放，听耿直这一说，就急忙收起笑容，转为怒容，一起嚷道：“这小子，把咱们全骂了！”

隋刚一看，显得很严肃：“半小时后检查内务，谁的被叠得不合格，别怪我扔到楼下去！”说完转身走了。

寝室里只剩下了一阵慌乱。

十点整，楼外一声哨响，全体新生楼下集合，接受爱校教育。首先是参观校园。

这所学校是依山而建的，坐北朝南。一进校门，东侧是警体馆，西侧是车库；正面是主体办公大楼，共六层，全校教职员工在这里办公；两侧是两栋对称的教学楼。隔着一个沥青路面的操场，就是三栋一模一样的五层学生宿舍楼，从东向西分别住着大三、大二、大一学生；操场东侧是战术训练馆和图书馆，南侧是三层楼的食堂和卖店以及浴池。

操场有两个，其中一个为二级操场。踏入这个操场，映入眼帘的是四百米塑胶跑道，中间是标准的草坪足球场，正面是主席台，周围是观众席，四周是新栽不久的杨柳树，显然还未成林。东面是障碍训练场，西边是心理训练基地。从这些设备上，虽然是新的，但也有不少磨损痕迹，足以证明他们的学长们在这里洒下了数不清的汗水，在这些器械上，似乎可以看到他们矫健的身影。

另外一个为三级操场，显然这个操场比二级操场开阔得多。靠东边是室外靶场，可以同时容下八人打靶；西侧则是比较大的汽车训练场，十几辆教练车一字排开，停在有大门的库房内。再向前看，就是不太陡峭的山岭，丛林无边，有一条不宽的路直通山冈，那里已经不是校园所在了。

接着学生们返回办公楼，参观荣誉室和图片室，那里悬挂着许多锦旗，还有很多珍贵照片，大部分是过去各级领导视察时留下的。

在进行完校园参观和校风教育后，新生们记下了“团结进取、务实创新”的校风和“服务实战、追求卓越”的校训，明白了“特色立校、制度管校、文化兴校、质量强校”的办学宗旨，看到了镶嵌着“育警铸剑”四个隶书大字的巨型人工雕塑。

最后，全体新生拿着马扎，坐在操场上学唱《人民警察之歌》和警专校歌。此时，侦查系的四十人大多数心里忐忑不安，因为他们看到了隋刚起身离开队伍，直奔宿舍楼，肯定去检查内务了，不知会是什么结果。只有耿直不在乎，摇头晃脑，专心学歌，心里还一个劲儿地寻思：“这首校歌歌词是谁他妈写的，两段极其相近，弄不好就‘兔子打架——滚一块去了’，一唱就混，写作功底太差劲了！”

李志强心里好笑：“我让你美，就你叠的破被，还不着急，大家都要走了，才想起来叠，你就是哪吒在世，有三头六臂也来不及了，一会儿就得‘喂屁朝凉晒太阳’，我看你还怎么耍贫嘴！”

等大家吃完午饭回到寝室，全都怔住了：每个寝室几乎一个套路，被叠太差的两个早已被扔在楼下，其中有一床被还不偏不倚，正好掉在一棵小树上，被山风一吹，摇晃不止，像一面旗帜似的飘荡；每个寝室只有一个优秀，上面有一张字条，写着“优秀，加2分”的字样；剩下的五个全写着“合格”。405寝室唯一的一个优秀就是耿直，而靠门的王大鹏和胡楠的两床被，则踪迹不见，每人扣2分。

李志强百思不得其解，他围着耿直的被画半圆，目不转睛，心里想：我亲眼

看到他不认真叠被，最后几分钟竟然把被叠得这么标准，看来功夫不浅，真人不露相，这小子不白给，他究竟有什么绝招呢？我还真得向他请教请教！

中午休息，王大鹏和胡楠很是沮丧，捡回被重叠，经过太阳晒和暖风吹，棉被更不听话了，棱角全无，俩人唉声叹气，一筹莫展。

耿直在屋里来回踱步，嘴里吹着口哨，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一会儿，肖文斌给各寝室下达队长命令。侦查系为了给全校打样，树立品牌，争创一流，必须把内务整理好，包括叠被、物品摆放、室内、走廊、厕所卫生等。如果这些做不好，就等于入警不合格，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手段和方法，目的只有一个，在各系新生中争第一，哪个寝室不合格，班长负全责，不仅要批评，还要做检查，扣操行考核分。

这一招可难坏了各寝室的班长。

李志强一想，问题来了，这真好比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靳开来说的一句话，叫作“临上阵封我个送死的官”，我怎么捡这么个差事儿，真是便宜没好货。不到两天，麻烦事儿这么多，看来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耿直那老小子技高一筹。当他的目光扫到耿直时，只见他捧着一本三十六计的书，心不在焉地翻着。

他走了过去，主动搭话：“你不想当警察还好好叠被干啥？那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耿直眼睛都不看他，说道：“想不想当警察是一回事儿，能不能当好警察是另一回事儿，我不想让别人瞧不起！”

“照你那样说来，你还是愿意干好的？”

耿直斜视他一眼，说：“不愿意干又能如何，我能夹起铺盖卷儿走人吗？就算替我爸扛长活，也得等到秋后算账，你说我有什么办法，一个人和自己父母都不相容，你敢和他相处啊？”

“那倒也是。你看书有啥用？能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吗？”

耿直想：这小子给我用激将法。我要不先把你制住，你非带头闹事不可。于是不慌不忙地说：“战国时期有一个叔叔用计救侄儿的故事，你知道不知道？”

“叔叔救侄儿的故事？我还真的没听说过！”

“算了，不和你费唾沫了，干脆今天我们就实践一回吧，也让你长长见识，也让你知道马王爷还有第三只眼！”

说完，耿直得意地笑了。

其他人听到他们的对话，也明白了耿直在戏耍班长，但是为了能叠好被，也都凑了过来，听听有什么好计。

耿直正要说说怎么救侄儿，午休已过，大家跑到外边集合。

这正是：虎子名门有暗香，疑难重症寻偏方。

豪情自古多言笑，铸警为民用好钢。

三 是锥子早晚会露尖

下午的安排是组织全校新生进行爱校讨论，主题是“学校以我为骄傲，我为学校而自豪”。以学生队为单位，侦查系主任胡尔亮、副主任王一成参加，会议由隋刚队长主持。

会议开始，全体起立，高唱《人民警察之歌》，然后胡尔亮讲话。只见胡主任容光焕发，身材略显肥胖，眼睛不大而有神，戴着一副圆边眼镜，身着白衬衫，肩章是二级警监，看上去颇有风度。他讲话幽默风趣，慢条斯理，把侦查系走过的辉煌、创造的业绩、自身的特点、今后的目标等，均进行了讲解，类似“从难从严要求”等“左”的口号也提了不少。胡主任已有五十几岁了，但是一点也不显老，讲起话来声音洪亮，字正腔圆，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煽动性，他的讲话足足进行了五十分钟。

之后，进入讨论阶段，每个人都要进行表态发言。

最后，隋刚又讲了几条规定：在学校不许谈恋爱、不许乱串联、不许瞎议论、不许出校门。

散会后，大家难免议论纷纷：

“我们这是和尚班，整天到晚，连个女生影都看不到，和谁谈恋爱去！”

“什么叫乱串联？和别的系还不能往来了！老乡、同学也不能见了！画地为牢，邻国相望，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耿直一摆手，压低了声音说：“诸位，谈恋爱的事儿没说在哪儿和什么时间，我看自己掌握就行；串联的事儿关键在于‘乱’字，你别乱就行；议论时我们不瞎议论，都睁着眼睛不就完了吗？还有，出校门是为了买东西，你拿钱让别人把东西送进来，不就是没出去吗？”

大家一听这种解读，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

晚上就寝前，李志强告诉405寝室人员：“各位，明天还查叠被！”

王大鹏十分诚恳地哀求耿直：“你教教我们呗！明天队长再扔我的被，我就可能跳楼。为了这点事，总扣分也不值得，我们是一个寝室的，像兄弟一样，你不

能见死不救吧？”

胡楠也说：“对啊，你应该有点集体主义感，别搞个人英雄主义，将来参加工作，就万事不求人，灶坑打井，屋顶开门！”

让他俩一说，耿直有点儿不好意思：“兄弟，我的办法只能糊弄一时，解燃眉之急，不是长久之计。我的目的就是让他把叠被这件令人头疼的事儿改改，别这么一天到晚如狼似虎，就看被叠得好不好。”

“好大口气，你没听说学校全靠这张牌赢人吗？”胡楠不解。

“我想了个办法，就是顺手牵羊，把队长要做的事给做到极限，断去后路，然后让他自己主动改正。你们摸摸我的被，有什么感觉？”

大家一边看一边摸，王大鹏说：“有点湿乎乎的。”

“对了，你还没傻透。那是我喷的水！”

“喷水？”大伙有点摸不着头脑。

耿直解释道：“新被皱纹太多，一时半会儿整不平，由于被面太软，就做不成棱角，你说你叠的被还能合格吗？”大家恍然大悟，怪不得，下了不少工夫，就是不成型，总也达不到标准，原来关键要解决这个难题。大家都一起听耿直解释：“往被面喷点水，待水润湿之后，重新叠被，棱角自然就有了，而且省时省力。”

李志强明白了，怪不得他仅用几分钟就搞定，但他还有疑虑：“被都弄湿了，还怎么盖？再说了，时间长了，还不得长毛啊？”

“所以我才说是解燃眉之急嘛！暂时先盖一面。”

“那你说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

耿直想了想，看了他一眼，说：“这需要你帮忙。”

李志强一听急了，诚恳地说：“什么我帮忙？这就是我的事儿！”

“好吧，给你爸爸打电话，让他买八床军用被、八条毛巾和八块做成一尺半见方的三合板，外加一块大点儿的塑料，星期五晚九点送过来，怎么样？”

“你要被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你要其他的东西干吗？”

“我们设计好的被，定型之后不要总用手摸，那样时间长了就脏了，为了省事，这是必须的！”

“啊！我懂了。但我怎么联系？手机已经上交了！”

“你唬傻子去吧，你上交的是爱立信，我猜你还有一部摩托罗拉手机没上交，我要是说的不对管换！”

李志强不打自招地问道：“你怎么知道呢？”

“就你那点小心眼儿，还能瞒得了我，别人交手机的时候，都恋恋不舍，就像和恋人分别似的，只有你不在乎，跟没事人一样！”

“哎！老天爷怎么让我遇上了你，真是‘既生瑜，何生亮’，什么事也瞒不了你。好！看在你为全寝室着想的份儿上，这事我包了！”

第二天早上，405寝室都按耿直说的办法，往被上喷水，然后压平，确定棱

角，并加强了物品摆放管理，整个寝室内务焕然一新。

早饭后，按照规定，开始了队列训练。这项技能的内容有立正、稍息、敬礼、原地四面转法、齐步与立定、正步与立定、齐步正步跑步互换、队列行进、训练受阅方队等等，训练时间为十天。

说来也怪，隋刚几天来只是检查，并未采取扔被或扣分的方法，也不写字条，更不说及此事。所有学生心里没底，也不知队长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但耿直告诉405寝室的人，别松劲，要一如既往。

星期四，早操后进行点评，隋刚终于开口了：“同学们，从星期一我就告诉大家，一定要注重内务，特别是叠被。几天来，我每天都进行检查，为什么一直没说，就想看看大家是不是‘小驴拉车没长劲’，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大家都很上心，内务明显好于上星期。更让我感到惊喜的是，405寝室全体人员，共同努力，一发不可收，连续几天都应该被评为优秀寝室。因此，我决定每人加2分，班长李志强加3分。代班长予以转正！”

大家听罢，一阵热烈鼓掌。

李志强听了队长的宣布，一喜一忧。喜的是几天的艰苦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得到了队长的充分肯定，耿直的办法真有效；忧的是队长要给他转正，他在内心不希望这样。于是他向前迈了一步，大声说道：“报告队长，我代表全寝室感谢队长的鼓励和夸奖，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我转正一事，觉得尚早，我怕大家对我不服气！”

“405寝室的人，谁不服气，请说话，如果没人说出你有什么问题，那我的决定就生效了！”

谁也不作声，李志强用眼睛看耿直，那意思是说：“你赶紧帮帮我，现在就看你的了。这时候你不说话，等着加菜呢？”

隋刚刚要说话，耿直说道：“队长，李志强转正，我有意见！”

“那好，咱们发扬民主，你说吧，他有什么问题不能转正？”

“他……他……他不听队长的话！”

“他怎么不听我的话了？”

耿直真的也说不出什么，但卡到这儿了，又不能不说，于是他说道：“队长让上交手机，他只交了一部，手里还有一部！”

隋刚一听就火了：“什么？你还有一部手机，这是真的吗？”

李志强给家里打电话要被，别人也知道，想瞒也瞒不住，他只好脸红脖子粗地承认了，并答应一会儿上交。

隋刚马上宣布，李志强继续代理班长，然后悻悻离去。

回到寝室，大家便炸了锅，纷纷谴责耿直不仁义，妒贤嫉能，踩别人肩头，是阴损、狡猾，是头顶生疮、脚底冒脓，简直都坏透了。

看着他们嘲笑的面孔，听着他们讥讽的话语，耿直淡然一笑，毫不在乎地